

元板通志



卷八
十九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九第十五葉

通志 二十冊
百四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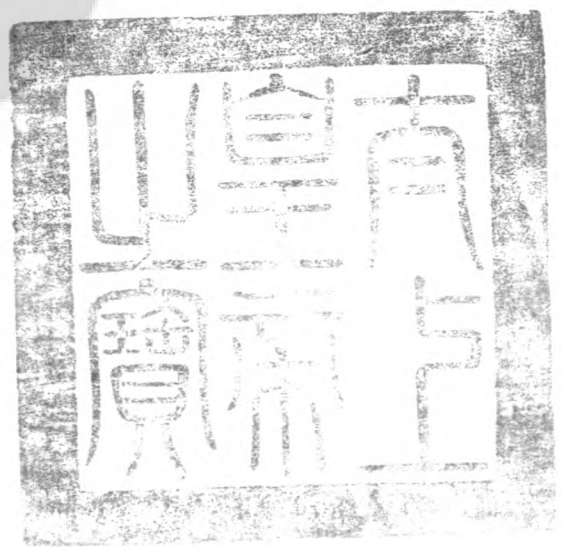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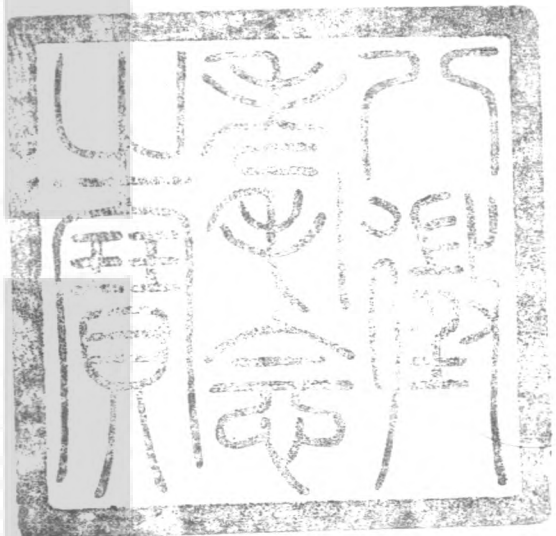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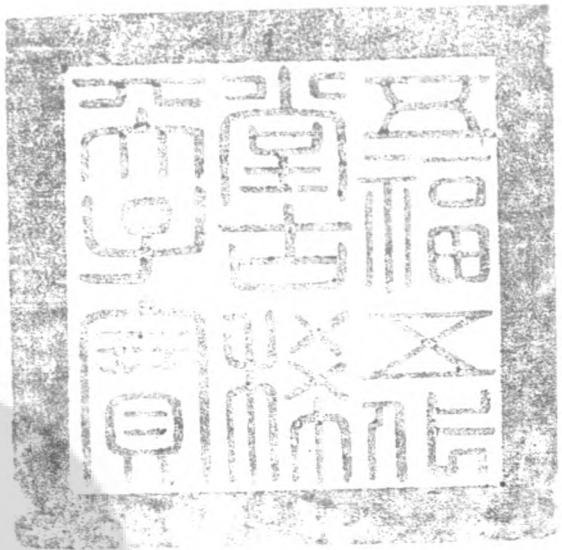
宋鄭樵撰樵字漁仲莆田人紹興中以薦授右迪功郎兵部架閣尋監潭州南嶽廟給札鈔所撰通志書成授樞密院編修宋史有傳書二百卷之二十本紀三十一之三十四年譜三十五之七十六畧七十七之二百世家列傳載記蓋匯集三千年事為通史其本紀世家列傳載記多採諸史舊文年譜加以貫串至極意撰述尤在二十畧曰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謚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讐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以代諸史之志攬撫論斷浩博精詳為千古書籍鉅製前有樵總序又五治三年吳繹序及募印通志疏印造街名七人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所委官將任佐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袁矩承務郎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江正承務郎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紀昱福州路總管府提調官徑歷侯維清福州路總管府提調官知事楊也先福州路總管府所委提調官福州路儒學教李長翁福州路總管府所委提調官福州路錄事司判官蓋從祀

授奉詔元興時命勒是書於三山郡學以獻於相澤為福州守乃募僚屬摹譜五十部散之江北諸郡是當時官刻官印之書也



原件短缺

卷 / 一卷 88



列傳第二

通志八十九

春秋

周

富辰

王孫滿

劉康公

單襄公

太子晉

單穆公

魯

衆仲

申繻

公子彊

臧孫達

臧孫辰

臧孫許

臧孫紇

公子遂

公子季友



季孫行父 季孫宿 季孫意如

季孫斯 季孫肥 叔孫得臣

叔孫豹 叔孫婁 叔孫州仇

仲孫穀難 仲孫蔑 仲孫速

仲孫羯 仲孫釁 仲孫何忌

子服椒 子服何 曹劌

展喜 子家羈 陽虎

周

富辰周大夫也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

伯如鄭請滑鄭人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

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

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邲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

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

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

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
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睦近尊賢德
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
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
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
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
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故
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
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
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十
六年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外則取禍
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祀
繒由大妣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
親者也昔隲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鄆由叔妘聃
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荆媯是皆
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

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古人不審固其心
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
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之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
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狄
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狄豺狼
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
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
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狄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
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狄女間姜任非禮且
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巨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
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
階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又弗聽初王子帶有
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叔帶奔齊富辰言於
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
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乃復之至是大叔通於狄后
王替隗氏類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
以狄師攻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類叔桃子復以
狄師伐周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

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王孫滿周大夫頃王之孫也襄王二十五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皆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崤獲其三帥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劉康公季子定王之母弟也故亦曰王季子爲周卿士食采於劉定王八年王使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

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作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遺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尚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也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

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皆如其言焉簡王之八年康公與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一敬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之

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反役成肅公卒于瑕

單襄公朝周之卿士也廿六先食采於單故以為氏定王六年王使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候不在福壘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而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而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父用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襄公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

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墮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
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曰收
而場功備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
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
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
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
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
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輿草不奪民
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墮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
今陳國道路不可知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
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
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
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
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療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廩人
獻饌司馬陳芻工人在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
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
於王更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臨
監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

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義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既而咄以靈公殺於夏氏楚子入陳陳幾亡簡王十年晉厲公古八楚于鄢陵使郤至告慶于周末

王事王叔簡公飲之酒曰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

也明日王叔子與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襄公曰王叔子與吾過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彊之昔宋之盟一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

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藥范不欲我則彊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二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而以政趙宣子未有居中行而以政今藥伯自下軍禮是

子者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突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一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其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

而況在後邲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徹之以晉而邲至洗天之功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邲至何三代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戰盡敵為上守和同順義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斬以序成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叛國即讎仇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父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

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大必從之王叔欲邲至能勿從乎十一年襄公及尹武公會諸侯于柯陵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其語犯邲欒見其語迂邲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晉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邲欒之譖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邲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見救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之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邲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自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

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
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
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
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
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日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砥信
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名既喪則國從
之晉侯喪二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
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今卻伯之
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

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
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爲
盡言齊其有子吾聞之國
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
憂於晉且夫長狄之人利
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明
弒齊人殺國武子其後伯
晉襄公之孫曰惠伯談談
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
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

三十八
通鑑卷之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制言智必及事言勇必

及利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人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

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患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其

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國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

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

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

之與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

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

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智帥義能勇施辯能教

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此以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

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

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其

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平無歧正也視無還端也聽

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止德之道也端德之性也成

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

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

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也遇乾之否曰配而

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

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鬢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
昇驩之孫故名之曰黑鬢於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
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
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
聞之太誓故曰朕憂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
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豈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
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焉是爲悼
公

太子晉靈王之太子也早卒不得立靈王之二十一年

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
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膏澤夫山土之聚
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
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汗庫以鍾
其美是故聚不阨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
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
憂而無飢寒之賈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
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
欲壅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

亂並興共工用滅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
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人之非度釐
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
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
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
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
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
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
天下賜姓曰姁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祚四嶽國命以任四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
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也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工
王之後也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
有夏雖衰祀都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
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惰淫之心間之
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
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惟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
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
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

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明令終顯融昭明
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
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
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
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
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饑者嘗焉
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旣詩曰四牡騤騤旰
旣有翻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
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關川以飾官是飾亂而佐鬪也其
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
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
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
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
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
其禍十五其不濟乎吾將儆懼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
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
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

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王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不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六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欲用飾宮其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言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則皆三王之為也上

下議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始亂及貞定王王室遂卑單穆公旗單襄公之五世孫也為王官伯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矣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

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
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
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
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乃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
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
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
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
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
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天曰于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

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數澤肆既民力
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
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
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
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
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
鑄大錢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穆公曰不
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
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

耳弗及矣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天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退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

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以德則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以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

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
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矢其民作則不濟求
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
危哉王弗聽卒鑄大鍾既而鍾不齟伶州鳩曰王其以
心疾死乎語具伶州鳩傳中初景王有庶長子曰子朝
有寵於王王與其傅賓孟言將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
蚩事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子朝之將奸
位也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
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
其犧也吾以爲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其惡爲人
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安用人也王弗應田丁鞏
使公卿皆從將殺穆公及

未克王遇心疾而崩

魯

衆仲魯大夫公子益師之工也益師字衆父以父字爲
氏焉隱公之四年衛州吁弑君桓公而自立將修先
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以和其民故宋公陳侯蔡
人從州吁伐鄭公問於衆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
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

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
心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林
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
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是歲州吁
如陳衛石碏使陳人執
而殺之於濮五年公考惠公
夫人仲子之宮將萬至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
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天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
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
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八年無
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
同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
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
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氏族之
源興於此焉

申繻事桓公為大夫桓公之六年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
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
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公明名於申繻對曰名有
一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
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
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
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
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
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
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
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
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

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
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
公將會齊襄公于濼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
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既而文姜至齊襄公通
焉公譖之以告襄公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阜魯
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
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是
申繻之所謂易禮必敗者也右子謂申繻於是乎知言初
鄭厲公之出也鄭有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莊公十

四年而厲公復入公聞之間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

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

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焉公善之

公子彊 苦侯反

公子彊者魯孝公之子而惠公之弟也於隱公為叔父姓

臧氏謚曰僖伯隱公之五年公將矢魚于棠 棠地名今高平方與縣北

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大事祀與戎也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

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不軌不物是謂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婢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春秋書之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是歲冬僖伯卒公曰叔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僖伯之子曰達

臧哀伯達僖伯之子也桓公二年取郟鼎于宋納于太廟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紘紕紃昭其度也藻率鞞鞀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和鸞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三十一
伯也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部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呂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臧文仲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併不顯文仲嗣世為大夫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狎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

庶乎二十八年魯饑文仲言於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重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然之遂往加齊告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之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弊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宋襄公欲合諸侯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僖公

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
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
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明年
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
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
君其無謂邾小蠶蠱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
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齊孝公伐
我北鄙文仲欲以辭所告之使展喜受命於展禽以告於
是齊師乃止語在展喜傳是歲文仲如楚乞師見于王
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於是子玉伐宋圍緡文仲相
公以如楚師伐齊取穀晉文公削曹地以分諸侯使文
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
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
地也楚滅六文仲聞之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建民之無援哀哉文仲卒其言立後卿大夫多宗之至
於下展禽廢六官妾織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其仁

智所未盡也故聖人惜之子宣叔

臧宣叔許宣公即位以宣叔為司寇始襄仲立宣公故其子歸父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必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公元年宣叔聞齊將出楚師故及晉侯盟于赤棘於是令國中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

而有備乃可以逞次年齊師伐我宣叔如晉乞師主於郤獻子六月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而止公許之孟孫請盟楚人許平公及楚子盟于蜀楚師及宋公衡逃歸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皆尋盟也公問諸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下卿孫子之於衛也其位為上

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公從之四年卒武仲嗣臧武仲紇宣叔之子也生而短小多智時號爲聖人成公十八年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國乎旣而楚彭名侵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鬻魯於是乎始鬻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十三年將城防武仲請侯農畢及冬城之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紇與

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矣夫二子者或輓
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
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
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
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
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
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
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也於是魯多盜

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人不
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
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
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
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
輿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執度其信而
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

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
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
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
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材焉而立
之復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
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乃悼子降
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公鉏遂廢於是
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

其御曰子與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
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亦不如
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子與孫死吾亡無日矣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
信臧孫聞之戒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
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
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
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
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武

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魯人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

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紇田鼠夫鼠晝伏夜動不宄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昭公十年平子伐莒及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而

魯無義視人如牲將誰福哉

東門襄仲遂莊公之子也居于東門因以命氏僖公二十六年齊伐我襄仲如楚乞師三十年聘于周次年如晉拜曹田三十三年帥師伐邾文公八年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遂會伊雒之戎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要福于周公魯公必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

要結好命所以藉寡

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

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公及齊

侯盟于穀襄仲如齊拜穀盟復曰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上偷必死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於是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

君命何聽弗聽乃入仲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無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宣公元年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八年仲遂卒

公子季友桓公之子而莊公之季弟也莊公有弟二人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季友之母出自陳桓公絕愛幸之季友將生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莊公立娶齊女為夫人曰哀姜

無子哀姜姊曰叔姜生子開始莊公嘗築臺臨黨氏見孟任說之生子般莊公既無適嗣以愛欲立般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叔牙柰何成季以君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醢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其子為叔孫氏公薨季友立子般慶父使殺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慶父如齊及歸自齊以私於哀姜故立姜弟子開是為閔公閔公元

年公及齊桓公盟于落姑請復季友齊侯許之使召諸
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孔子書曰季子來歸慶父與哀姜
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齒
賊公于武闈成季以閔公兄申適邾魯人不欲慶父慶
父懼如莒季友入莒申為僖公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
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
也乃縊其後為孟氏僖公元年季友帥師敗莒師於鄆
獲莒挈公以費封季友使為相其後為季氏

季文子名行父公子季友之孫也文公之初季子始為

卿六年聘于魯使來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

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

害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季文子告于魯冬十一月魯

會諸侯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魯侯故不克而還齊侯

謂諸侯不能治復侵我西鄙遂伐魯入其郛討其朝於

我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

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

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於天

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

能在矣次年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
 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問宮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
 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
 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
 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孫辰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
 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
 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

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

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

刑不忘行父還觀宮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

賊藏姦為凶德夫宮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

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

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

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欽檮戡

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

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
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
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
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
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
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
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
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
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

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
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
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餮
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
裔以禦魍魎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
子以能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
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
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

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
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宣公元年文子如齊納賂
以請會成公二年文子帥師會郤克敗齊師二年
相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
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
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
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
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六年文子以鞏之功

立武宮吳伐郟郟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
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
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
如是斯不亡矣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文子餞之而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
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
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
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
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
妃耦而況霸王乎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
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
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成公之母曰穆姜宣伯
僞如通之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十六年晉侯伐鄭公將
會之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
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
公待於壞隕申宮徹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使告
郤欒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郤欒將新軍且為公

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
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
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欒曰魯之有季孟猶
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而謀曰晉政多門不
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
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不然歸必叛矣九
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
季孫于晉郤欒曰苟去季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
國親於公室對曰僞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棄蔑與行

父是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失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卻孺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譖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之穆姜使擇美櫬以自為櫬與頌琴及齊姜薨季文子

取以葬君子譏之以其虧姑以成婦也襄公四年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櫬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六年卒初文子之為相仲孫佗諫曰子為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而吾獨美妾與馬可乎吾聞榮於德者華

於國不聞以妾與馬也子宿

季武子宿襄公六年代其父文子爲卿冬如晉七年如衛九年相公會晉侯伐鄭師還公送之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與之令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

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十一年

武子作三軍與子孟氏叔孫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其不入者倍征之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十九年晉人以我故伐齊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二十年武子聘于宋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

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矣二十九
年公自楚還及方城武子取卞使公治問壘書追而與
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
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
䟽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
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彊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
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
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
日不見則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
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昭公五年叔孫穆子卒
武子謀舍中軍而卑公室故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
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六年武子
如晉晉侯享之有加邊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
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
下臣弗堪無乃戾乎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
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
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七年公如楚晉人來治祀

田武子欲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
雖有挈鉗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
雖吾子亦有猜焉武子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
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
取諸祀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
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祚乃遷于桃
晉人為祀取成冬武子病次子紇既立而卒謚曰悼子
悼子之子曰意如

季平子意如昭公十一年始為卿秋伐莒取郟獻俘用人

于亳社平子立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曰吾且出季氏而
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
叔仲穆子自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
為卿及平子伐莒兄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
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辭昭
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音也及此若因禍
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
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
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

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費叛遂
奔齊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謂
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十三年平子使叔弓圍費
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
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
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畔之誰與居邑若憚之
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
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是歲秋平子相公
會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入公于晉晉侯不見公晉人
遂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
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以平子
歸子服惠伯從私於中行穆子穆子告韓宣子宣子歸
之惠伯有辭宣子用叔鮒之計平子懼而先歸焉事在
叔向傳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
晉使有司以齊鮑國之位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
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
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年季公鳥娶妻
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

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妣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
 扶已以示秦湍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
 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
 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
 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
 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
 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
 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
 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之平子奴之臧氏老將禘於

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謂不能庸先

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且與之出射
 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未公賁使侍人
 僚柎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
 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
 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
 孫臧孫難之告郈孫郈孫以為可於是衆伐季氏殺公
 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
 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

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邠孫曰必
殺之公使邠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
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
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
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
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公與臧
孫如篡謀遂行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二
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平子使申豐賂梁丘據齊師乃止
明年諸侯會于扈且謀納公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于晉范
鞅取貨於季孫以辭却之二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
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
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吾受其無咎故季
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
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
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
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
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

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
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
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
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董除宗祧以事君
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
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
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三十有二年公薨
于乾侯明年公之喪歸于魯及葬季孫使役如闕公氏
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

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復問駕鸞曰吾欲為君諡使
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
乃止平子葬昭公于墓道南及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
諸墓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宮公薨于外平子以為獲
福故立煬宮焉定公五年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
季桓子斯季平子之子也平子卒桓子代立陽虎欲以
璠與斂平子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
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
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

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
 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
 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
 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
 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
 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
 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三十有二年公薨
 于乾侯明年公之喪歸于魯及葬季孫使役如闕公氏
 將溝焉榮駕鶩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

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復問駕鶩曰吾欲為君謚使
 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
 乃止平子葬昭公于墓道南及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
 諸墓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宮公薨于外平子以為獲
 福故立煬宮焉定公五年平子行東野還未至立平于房
 季桓子斯季平子之子也平子卒桓子代立陽虎欲以
 璠璣歛平子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
 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
 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

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陽虎囚季桓子而逐仲梁懷既而盟桓子於稷門之內而釋之定公六年魯侵鄭晉故也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與孟懿子禦之陽虎御桓子欲陷桓子於齊師以及孟孫桓子之臣苦夷曰若季孟及難余必殺虎虎懼以桓子還八年陽虎謀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使其黨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知不免要林楚使拔已於難林楚因怒馬及衢而騁以桓子入保孟氏孟氏闔門陽虎與戰不勝而奔語具陽虎傳孟氏之臣公斂陔欲因亂害

桓子以彊孟宗孟孫懼而歸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桓子帥師墮費襄公二年桓子伐邾將伐絞邾人賂以鄆沂之田而受盟焉三年城啓陽是歲司鐸火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曰財可為也今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秋桓子有疾命其臣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白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

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復二康子初定公時齊人饋女樂桓子受之孔子去適
衛語具孔子傳中及桓子病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興
魯矣以吾受羣婢故去我死而相魯必召仲尼云

季康子肥立哀公十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康子用
毋求之謀敗齊師于艾陵師還康子命修守備曰小勝
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一年欲以田賦使毋有訪諸仲
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二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
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毋有曰君子之行

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與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
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
足且子季孫若欲用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
又何訪焉弗聽卒用田賦二十三年宋景曹卒

景曹宋元公夫

人桓子外祖母

康子使毋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
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

之得備彌甥也

彌謂遠也

不腆先人之畜馬使求薦諸夫人

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越既滅吳欲霸中國二十五年

公如越得太子適郢

適郢越太子名得猶親也

將妻公而多與之地

或以告康子康子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

嚭吳舊臣

明年公

至自越康子與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

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

肥也康子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

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無肥乎飲酒不樂二十七年康子卒是歲哀公亦奔越

叔孫莊叔名得臣其王父叔牙莊公之弟也莊公無適

嗣愛孟女欲立其子般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

莊公病其言以般屬之季友季友以公命鳩叔牙而立

其後為叔孫氏語具季友傳叔牙生公孫茲曰戴伯戴

伯生得臣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錫文公命公使莊叔

如周拜三年莊叔會諸侯伐沈以其服於楚也冬公如

晉與晉侯盟晉侯饗公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

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六禮何樂如

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

樂十一年鄭瞞侵齊遂伐魯公卜使莊叔追之吉侯叔

夏御縣旁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莊叔遂敗狄于鹹獲

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豹賢能世其家

叔孫穆叔豹叔孫宣伯僑如之弟也初宣伯通於穆姜
成公之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成公十六年公會晉侯伐鄭
師次督揚使穆叔請逆于晉師宣伯將爲亂構公及季
孟於晉晉人執季平子公待命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
孫且言宣伯亂故於是晉許魯平而歸季孫馮國人逐
僑如穆叔聞之奔齊季孫召穆叔于齊而立之襄公二
年穆叔聘于晉三年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四年
夏如晉以報知武子之聘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二不
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
行人子貢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
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言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
對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
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
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
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
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是歲
冬公如晉請屬鄆晉許之明年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
成屬鄆也既而穆叔復以屬鄆爲弗利告於晉使仍其

舊焉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後容穆叔曰孫子必云爲臣而君過而不後云之本也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其後文子竟不終十二年武子將作三軍告於穆叔曰請爲二軍各征其軍穆叔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叔曰然則盟請乃盟諸僖閔証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後

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令十四年夏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十五年齊師伐魯穆叔與季孫城成郛以備之明年齊師又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之罪也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鷓鴣之卒章宣子曰勺在此敢

使魯無鳩乎十九年齊及晉平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穆叔
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不以不懼乃城武城二十二年臧
武仲如晉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
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
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倖具賦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
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
未對宣子曰昔甸之祖自唐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
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
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
也魯有先大夫曰臧孫辰既沒而言立其是之謂乎豹
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而不
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嗣無
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是歲齊人為王城郊穆
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二十七年齊
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穆叔曰慶季之車不亦善乎
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穆叔與慶封
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二十八年冬公如楚拜宋

盟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公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矣於鄭鄭必有大咎故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穆叔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公遂行至楚楚人使公親從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從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茆先後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三十年楚使遠罷來聘穆叔問王子圍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冬穆叔會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于澠澠謀宋災也明年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

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過焉是歲秋孟孝伯卒後三歲而趙孟亡如其言焉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魯求讒慝滋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公之適楚也歸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魯人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毀而卒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婦之子爲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爲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此及葬三月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元年春穆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元年春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錕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穆叔曰諸侯之會衛社稷

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裹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行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行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一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均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以迴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妣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鬯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甘言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

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
國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魯夫御季
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魯夫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
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
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蹠乎阜謂
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三年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魯
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
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
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易筮
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
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
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
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日乎
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
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日故曰三
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
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

通志卷之二
五十四
讒讒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
不廣故曰其爲子後平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及穆子辟
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
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
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獬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
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
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
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台而見之則所

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
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
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
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彊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
曰爾未際期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
出命之日及實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
往牛上之賓出使拘孟丙而殺諸外又彊與仲盟不可
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
出命佩之牛謂叔孫曰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

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牛弗進而置虛命徹四年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升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而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季氏毀中軍以自益焉三軍之始作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

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
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
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
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
臣懼死不敢自也旣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
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
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
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叔孫昭子媯者穆子之庶子也穆子適齊娶於國氏生
孟丙仲壬豎牛之亂殺孟丙而逐仲壬及穆子卒仲壬
自齊豎牛又殺之故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
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
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
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孔子曰叔孫昭子之
不勞不可能也昭公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之昭子曰
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
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齊高彊來奔昭子如晉還大夫
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謂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

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致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十二年宋元公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恟以在齊侯伐徐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邲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

曾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天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矣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乎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

不集于房，擊奏鼓，齋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郊子來朝，公與之燕。昭子問焉，曰：「少皞，氐鳥名，官何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者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雉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鷓鴣氏，司事也；五鳩鳩氏，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滯者也。自顓頊已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尤信十九年，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郊。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二十一年，日有食之，叔輒哭。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二十三年，邾入城。

翼還將自離嬉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立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入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昭子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昭子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昭子與之昭子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藟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昭子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也獻子求貨於昭子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魯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昭子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明年晉士彌牟逆昭子于箕將歸之昭子使梁其蹕待于門

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昭子見士伯
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父子不腆敝邑之禮
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昭子受禮而歸初吏人之
與昭子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
之昭子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二十
五年昭子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
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
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
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是歲昭子如闕平子出昭公昭

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
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
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
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帷內曰
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
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
祝宗祈死戊辰卒子不敢立是爲成子成子卒子州仇嗣
殺孫武叔州仇以定公五年立初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
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

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不能其圍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圍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定公十年侯犯以郈叛武叔與孟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再圍之弗克武叔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君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偽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

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
 乃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
 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
 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勒君之執
 事夫不令之人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十二年
 仲由謀墮郈城武叔遂墮之哀公二年與孟懿子盟邾子
 于句繹三年與季桓子城啓陽冬及孟懿子帥師圍邾十
 一月從季孫敗齊師于艾陵武叔卒子舒立是為文子

文伯穀公子慶父之孫也慶父賊殺莊公之子般又弑

閔公遂出奔莒公子季友以賂求于莒而殺之事具魯
 世家中慶父既死季友立其後為仲孫氏亦曰孟氏慶
 父生公孫敖曰穆伯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
 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
 仲聘焉襄仲穆伯從父兄弟文公七年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
 如莒莅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
 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
 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
 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

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於是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二年而盡室復適于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歸及齊而卒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葬視共仲共仲慶父也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

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之

實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

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孟獻子為政莒二

子來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

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

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鮑一人門于矣丘皆死句鮑矣丘二邑有寇攻門

二子禦之皆死初周内史叔服至魯公孫敖聞其善相人也見其

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

魯國及敖卒文伯已死惠叔葬之文伯之子曰蔑

孟獻子蔑宣公九年王徵聘於魯公使獻子聘如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圍之公說明年使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是歲獻子會齊高固於無婁成公六年晉人來命伐宋故獻子及叔孫宣伯侵宋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不亡何爲三月公如周朝王獻子爲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遂從公會晉侯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帥棄和師必有大功及晉師與晉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十八年秋公薨冬獻子會晉侯及諸侯盟于虛打謀救宋也於是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襄公元年春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夏復會諸侯之大夫次于郟二年秋會于戚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三年公如晉盟於長檮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

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郕晉侯不許獻子曰寡君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郕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五年會吳于善道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是年也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獻子充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禮其居喪也既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獻子爲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己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所友裘牧仲未嘗有獻子之家獻子亦能亡其家而與之齊子速嗣

孟莊子速幼以勇聞於諸侯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

孺子速懲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
陘而還十八年從晉師圍齊范鞅門于雍門孺子斬其
櫛以爲公琴示無畏也獻子卒莊子代立二十一年會莒
人盟于向秋伐邾二十三年卒子羯嗣

孟孝伯羯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也初孟氏之御驪

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

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季武子長子爲臧紇所黜故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

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

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

羯秩奔邾襄公二十四年孝伯帥師侵齊二十八年如

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次年會諸侯之大夫城杞

三十一年卒纘嗣

孟僖子纘昭公之九年僖子以正卿聘于齊十年與季

孫意如叔弓帥師伐莒十一年會邾莊公于稷祥二十

四年卒初昭公如楚僖子從之鄭伯勞于師之梁僖子

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反自楚乃

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及其曾孫正考父佐三君位愈高而德愈其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焉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倣孟僖子可則倣已矣孟懿子何忌始僖子之盟於禚祥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造造初反自禚祥又切宿於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故懿子得立昭公三十二年懿子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定公三年及邾子盟于拔六年與季桓子圍鄆八年復與桓子侵衛十年與叔孫武叔圍郕以討侯犯之叛仲由之謀墮三都也叔孫氏墮郕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懿子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

故公圍成弗克哀公二年懿子伐邾邾人以漵東并沂
西田爲賂遂與叔孫武叔盟邾子子句繹十四年懿子
卒子洩立是爲子武伯

子服惠伯椒孟氏之支庶也故亦曰孟椒以王父字爲
氏襄公薨滕成公衆會葬脩而多涕惠伯曰滕君將死
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三年而
滕子卒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初南蒯之將叛
也被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惠伯
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五爻皆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

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其信也故曰黃裳元
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
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
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
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
元下美爲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十三年
諸侯會于平丘邾莒怨魯期于晉晉人執平子以歸惠
伯從之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
小國魯兄弟也主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

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
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
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
孫惠伯有辭宣子患之乃用叔鮒之謀懼平子平子
歸使惠伯待禮語具叔向傳惠伯卒子昭伯回嗣昭
公十五年昭伯從公如晉旣反語季平子曰晉之公
室其將卑矣君幼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貫
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明年冬平子如
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卒子何嗣

子服景伯何哀公之二年僖宮災景伯至命宰人出禮
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
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茸公室
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
赦七年公會于鄆吳徵魯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
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
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
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年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

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尚物不過
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
事兵人不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
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
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
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
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
可乎不樂而出秋季子遂伐邾以邾子來獻于亳社邾
莒夷鴻請救於吳明年吳師伐魯孟懿子謂景伯曰若
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
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
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明日舍于庚
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
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
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子聞之一
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

骸而曩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此盟是棄國也
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
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
之而後止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
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
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已下朝聘
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
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
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
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
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
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
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
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已來未之改也
若不會祝宗將曰吳貫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
人何損焉太宰詒見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
歸之乃歸景伯

曹劌魯人以勇力聞於諸侯莊公十年齊師伐魯公將

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

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用公子偃之謀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齊以不得志於魯也故欲益兵以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請比於關內以從齊桓公許之魯人請盟故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劌執匕首劫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求劌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劌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臣之位顏色不

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遂割所侵地以盡復于魯二十三年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展喜公子展之後仕魯為大夫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禽喜之兄柳下惠也齊

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人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人乃還

子家懿伯羈莊公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季平子之專國也諸大夫多怨昭公亦宿憾於季氏二十五年公爲公若及邠昭伯之徒勸公討之公以告子家子對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及伐季氏殺公之干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欲待於水上以察罪及請囚於費及以五乘亡皆不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

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莒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於是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請救季氏帥徒以陷公圍孟氏亦執邠昭伯殺之遂攻公徒子家子曰諸臣瀆劫君者而有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攻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孫于齊齊侯唁公于平陰且曰自莒彊以西請致千社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作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勳力壹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內外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與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懼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於是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焉齊侯使宰獻而請安子家子乃以君出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公復于鄆齊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故如乾侯衛侯來獻其馬曰啓服斬而死公將爲之櫛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二

十一年晉侯召季平子使從荀躒如乾侯請公歸國子
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既
而辭於知伯曰請必逐季孫而後歸荀躒掩耳而走使
季孫歸祭語具季平子傳中季孫猶在乾侯子家子曰
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
脅公不得歸三十一年冬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
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頃之
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
反其賜明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
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
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
家子子家子辭曰吾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
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狩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
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
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
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
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
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

也羈將逃也遂亡

陽虎季氏之家臣也昭公出季平子攝政陽虎以陪臣執國命國人憚之平子卒桓子立陽虎逐季氏之臣及其子若弟囚桓子與之盟而釋之事具桓子傳中定公六年魯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鑿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

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有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彊爲之請以取入焉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

于五父之衢明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
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
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持有司
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
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
魯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已更孟氏故五人因陽虎以作亂八年冬順祀先公而
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
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鄰華
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請先
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
以鉞盾夾之楊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
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
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
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
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二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
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

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虎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虎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徒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孔子書曰盜竊寶玉大弓故陽虎聞而歸之九年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二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當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勸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趙鞅厚遇之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正史其年... 通志卷八十九

... 通志卷八十九

... 通志卷八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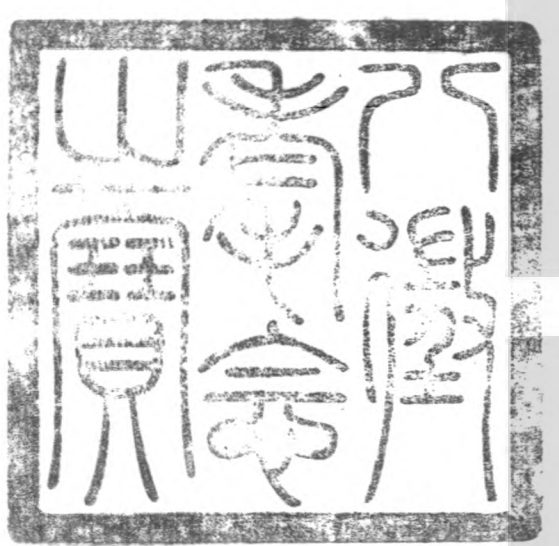
... 通志卷八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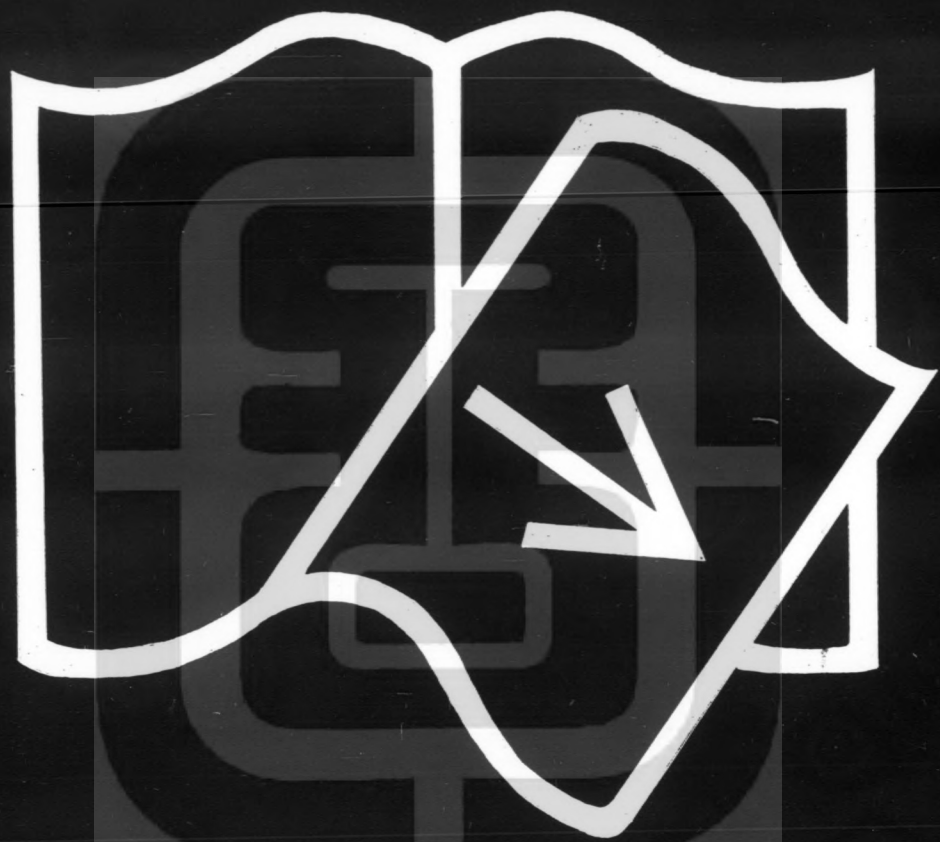
... 通志卷八十九

... 通志卷八十九

... 通志卷八十九

列傳第二 通志八十九





原件短缺

卷 90 ~ 卷 97



